

分享的我30多年来成长过程中的感悟。我非常期待，期待10年、20年、30年后的你们，来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你们的故事不一定开篇就是精彩的，甚至故事的主体都与世俗所定义的“成功”不尽相

同。但是在那些故事里，你们健康快乐，积极上进，富有创新的活力，你们为祖国和社会作出贡献，你们比现在能够想象到的样子还要出色。到那时，我们都将以你们为荣，为你们喝彩！

坚持，只为年轻时遵从本心的选择

○武 一（1993级材料）



在毕业典礼现场接受邱勇校长赠送的纪念奖牌

武一，1993年9月到1998年7月，清华大学材料系本科；1998年9月到2003年7月，清华大学生物系博士；2003年8月到2015年7月，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2015年8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典型急性期蛋白的发生、功能及诊疗应用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3/5）、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等。

本文是武一校友在清华大学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发言。

非常荣幸有机会回到母校，和同学们

一起分享这个重要时刻！首先，请允许我对圆满完成学业、即将踏上新的征程的学弟、学妹们表达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衷心的祝福！

回想14年前的2003年，当自己终于拿到博士学位时，心中除了喜悦、激动，更多的还有一丝迷惘：2003年生物系的博士毕业生只有5人，工作倒并不难找；但五年直博生涯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刻，自己突然很犹豫：是继续做科研，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坚持做下去？还是转行写程序，到“村”（中关村）里倒腾计算机？甚至去挂职做行政会更合适？当了21年的好学生，在真正即将要离开单纯的校园时，生活的压力、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方向成为你不得不一一面对和必须排序的选择。

我问自己：你喜欢科研吗？你的能力够吗？这个纠结直到某天博士论文写到脑仁疼的时候，终于得到了解脱——在重新梳理和审视自己多年来的科研数据，在看起来互不相关的现象中抓住一线新的提示和假设时，我确认：是的，科研是我的真爱，我喜欢那种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寻求真相的感觉。14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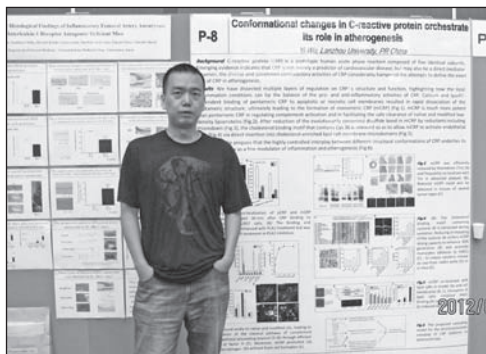
既然确定要走科研路，那么先出国做几年博士后再择业，大概是当时比较标准的职业规划路径。因此，海投套磁邮件，参加夜间电话面试，按水木攻略采购赴美所需的袜子、眼镜、高压锅压力阀等各种零碎，也都按部就班地走了一遍。我也曾给国内科研机构投了简历，但对缺少历练也没有海外经历的新科博士来说，很难期望一个有足够自主权和发挥空间的岗位。

就在此时兰州大学提出可以支持我建立一个实验室、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年少轻狂、一心想自立门户的自己实在是难以抗拒，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接受了。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一方面源于已经毕业的学长们的杰出贡献而给予我们的信用福利；另一方面，则是历史原因造成了西部人才流失，使得新人得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今天，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下，西部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枢纽，要成为文明和科技辐射的核心，对人才的渴求更强烈，机遇更多，舞台也更大。在向着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将个人奋斗融入祖国的需求、顺势向前，会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坚定的信念依托。也许这就是为何《出彩中国人》中老学长们一曲《我爱你中国》如此动人心魄。

当得知我要去兰州工作时，身为家里的独子，父母旁敲侧击地说“宁向东一里，不向西一步”，但当时年轻气盛的自己根本听不进这些，认为只要有经费，而且自己说了算，一切都不是问题。

然而，真正来到了兰大之后，才发现离开了科研资源集中的发达地区，缺少上下游支撑，遇到技术问题没法再像在清华一样串个门就能找到答案；乏测试手段时

也很难像以前一样到隔壁蹭个设备就能解决。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如果想要和小同行们深入讨论还得出远门……这些现实困难对科研选题、实现路径等都会有直接影响。不过既然研究是真爱，又一心想着自己说了算，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支撑不够，难以开展高竞争性的研究，咱就热中选冷，找长期争议无定论的方向；手段有限，难以进行多维刻画，咱就因陋就简，力求从思路和设计上加以弥补。比如：我博士期间曾跟着师兄做的一个小课题是通过电镜观察一种急性期蛋白的形貌，这种蛋白在炎症时血浆浓度有成千倍升高，但它究竟是导致疾病的原因还是疾病发生后的结果长期未能解决。虽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需要通过基础研究获得思路，但曾经的激烈争议导致一些研究者不太愿意积极投入，从而允许我们的研究团队相对从容地去探究和解决。于是我们从简化体系中的活性调节机制入手提出假设，逐步阐明这个蛋白在炎症中的确切作用模式，进而发展其作为临床靶点和诊疗标识的潜在应用策略，又转回头以这个蛋白为实例希望回答一些表达调节、折叠途径中更基本的问题。



武一校友

从最开始的见招拆招，到现在的乐在其中。所关心的虽然是不太起眼的问题，但十几年持续研究的积累和深入，逐渐也成为了一个小小方向的先行者，隐约看到了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可能，得到了前辈和同仁的初步认可，获得了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等的支持。

多年来，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最大的感触就是离开资源集中的中心城市后，非常有必要根据实际条件做出必要调整，尤其要将自己的优势与本地的特点和需求紧密结合，善加利用，不但可凭借资源独有而获得竞争优势来弥补支撑条件相对薄弱的缺陷，而且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还能独树一帜，开辟新的领域。人类知识已经积累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专业门类如此浩繁，成为一个狭窄领域的专家也需要长期的钻研；即便所选择的方向不够热门和炫目，只要有定力坚持，心无旁骛、精益求精之下，亦可成为行业领军。更何况科技突破并不总是来自最热门的方向。在国家从追赶到引领的转变中，需要的是多数行业的全面超越，需要的是从业者普遍具备的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工作模式。这个全面超越的时代有底气也有愿望为我们的选择提供空间，为每个人的坚守提供支撑。而我们的坚守也注定会成为建成创新型国家伟大进程的一部分！

回顾14年的职业生涯，我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能将自己的研究很好地与西部特色相结合，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未能主动地寻求切入点和机会，这一点足为各位所戒！另一个就是在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切换中，没能很好地体悟角色的变化：努力工作的要求也许没错，但也得理

解诉求的多元化。一路行来，虽有遗憾，但并不后悔。人生有限，或许并不允许太多次的选择和试错。年轻时，遵从本心，选择能激发自己热情的行业和岗位；一旦选择，不轻言放弃。虽然难免会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困难，但源于热爱的坚持大概才是年轻人闯自己路的主要依靠。

同学们，选择需要坚持，也意味着放弃。安家和立业谁先谁后？薪酬和理想孰轻孰重？冷门和热门何去何从？缺少历练的新人要选择更大的舞台，多半得放弃些安逸和繁华。我的爱人从北医免试推研到清华，和我同在一个实验室，同届博士毕业。做学生时，帮怕见血的我做动物实验；毕业时，包容我有点任性的选择，和我一起去兰大工作；在生活上，她没有什么要求，住着未经装修的婚房，工作后，房屋改造、装修，设备和试剂采购都是她一手操办；从两间空屋子到看起来还像回事的实验室，从处理繁杂琐事到完成各种实验，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支持我是否还撑得下来。幸福的家庭不仅仅是事业的后盾，更是彼此扶持、共同面对的依靠。

同学们在年龄还轻、牵绊尚少时，要以立业为先，把业务做好做强，才是立身和安家之本，在面临选择和取舍时，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暂时的生活不便和薪酬高低，其实没有必要纠结——长远来看，短期缺憾通常都会随着事业的发展获得合理回报。幸福的生活永远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实现一种精神上对梦想的追求和坚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衷心希望同学们秉承校训精神，好好锻炼身体，兢兢业业工作，成就一番事业，拥有美满家庭！